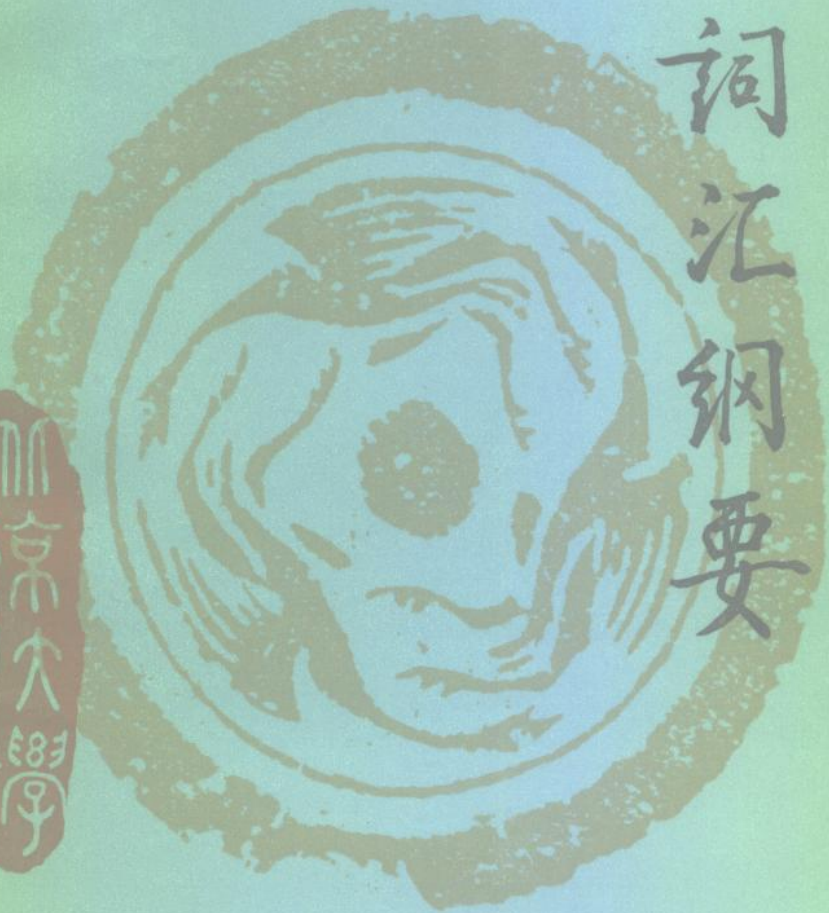


古汉语词汇纲要

蒋绍愚 著



古汉语词汇纲要

蒋绍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古汉语词汇纲要

蒋绍愚 著

责任编辑：梁惠陵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经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20千字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2 001—4 000册

ISBN7-301-00814-7/H·097

(教材)定价：2.95元

前 言

汉语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汉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产生了许多变化。汉语的词汇也是如此，几千年来，除了一些基本词汇保持不变外，汉语词汇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试拿甲骨文、先秦诸子、六朝笔记、唐代变文、宋儒语录、元代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的一些片断来比较，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面貌”不同，而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古代的一些作品，今天看不懂了，最主要的因素也是词汇。所以，研究汉语历史词汇，对于我们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以及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但是，我们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做得还非常不够。第一，对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的面貌，还处在若明若暗的状态。先秦和西汉词汇的研究，前人给我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至于东汉以下，就以往的研究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空白。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六朝到明清的词语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初始阶段。第二，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则显得更加薄弱。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汉语音韵和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出现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著作，而在汉语的历史词汇的研究方面，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系统的《汉语词汇史》和《汉语历史词汇学》（王力先生的《汉语词汇史》即将出版，我们期望它给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以巨大的推动）。

而这两方面的不足又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的面貌了解得不够，所以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由于对汉语历史词汇没有系统的、理论的研究，

对汉语历史词汇的具体研究也就只能有量的增加，而不能有质的飞跃。

所以，要把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推向前进，就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做工作。首先要对从先秦直到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词语一个一个地搞清楚，对汉语各个时期的词汇的面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但也不能等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了才来对汉语历史词汇作系统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应该和第一方面的工作同时进行。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水平会不太高，也会碰到种种困难，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总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近年来，对汉语历史词汇作理论上研究的逐渐多起来了，尽管这些研究多半还属于探索的性质，各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是通过探索、讨论而趋向成熟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把这部讲稿整理成书，参加同行的讨论。

这部讲稿是我1983年为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学生开设“古汉语词汇”课而写的。1986—1987年，在给中文系汉语专业研究生讲课时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这次整理成书，又作了一次较大的改动。书中试图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就内容来说，应该是属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范围的，而不仅仅是对“古汉语”（一般把它理解为“文言文”的同义语）词汇的一般知识的介绍。但是，由于目前的研究状况特别是作者本人水平所限，这个意图未能很好的实现，这本书也远远达不到“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广度和深度，所以，书后就定为《古汉语词汇纲要》。

本书的另一个意图是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努力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我国传统训诂学在词汇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在词汇理论方面也不乏精辟的见解。但这些成果大多比较零散，而且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我们z对传统训诂学进行总结、整理和创新，而不能墨守传统训诂学

的条例和方法。现代语义学在词义研究方面比传统词汇学有较大的突破，在宏观方面，把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在微观方面，对词义再进行深入的分析，它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但现代语义学主要是以印欧语为对象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对现代语义学要吸收和消化，而不能不问汉语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本书在两者的结合方面若有不当之处，那是由于作者的水平所限。至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所创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这部稿子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但缺点错误还是在所难免。至于某些看法是否妥当，更是希望和同行们一起讨论，并得到专家的指正。如果这些看法谈出来能够使问题讨论得更深入，那么，即使讨论的结果是否定了我的看法，我也将认为，这是达到了写这本小书的目的。

作者

1988年3月于北大蔚秀园

目 录

| | |
|------------------------------|-------|
| 前 言 | (i) |
| 第一章 训诂学、语义学、词汇学 | (1) |
| 第一节 我国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及其不足 | (1) |
| 第二节 现代语义学对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启发 | (15) |
| 第三节 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 | (24) |
| 第二章 词和词义 | (27) |
| 第一节 词 | (27) |
| 第二节 词义 | (34) |
| 第三节 义位 | (37) |
| 第四节 义素 | (47) |
| 第三章 词义的发展和变化 | (56) |
| 第一节 词义发展变化概说 | (56) |
| 第二节 词的本义 | (62) |
| 第三节 词义发展的几种方式 | (70) |
| 第四章 同义词 | (94) |
| 第一节 同义词、近义词、等义词 | (94) |
| 第二节 泛指、特指、浑言、析言 | (110) |
| 第五章 反义词 | (127) |
| 第一节 反义词 | (127) |
| 第二节 反训 | (140) |
| 第六章 词汇和语音的关系 | (159) |

| | | |
|------------|----------------------------|--------------|
| 第一节 | 前人对音义关系的探求 | (159) |
| 第二节 | 关于同源词的研究 | (178) |
| 第七章 | 词汇和文字的关系 | (190) |
| 第一节 | 异体字 | (190) |
| 第二节 | 同形字 | (192) |
| 第三节 | 假借字 | (196) |
| 第四节 | 区别字 | (205) |
| 第五节 | 同源字 | (214) |
| 第八章 | 词汇和语法的关系 | (218) |
| 第一节 | 由语法关系而造成的词义变化 | (220) |
| 第二节 | 词的转化 | (225) |
| 第三节 | 词汇变化对语法的影响 | (232) |
| 第九章 | 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 (240) |
| 第一节 |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 | (241) |
| 第二节 |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方法 | (253) |
| 第十章 | 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 | (271) |
| 第一节 | 义位的结合关系 | (273) |
| 第二节 | 词在语义场中的关系 | (278) |
| 第三节 | 词的亲属关系 | (288) |

第一章 训诂学、语义学、词汇学

在前言中已经讲到：要研究古汉语词汇，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就必须吸取我国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成果。在这一章里，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谈一谈。

第一节 我国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及其不足

训诂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词汇，但它是以词汇的研究为中心的。在我国，对词汇进行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尚书》、《诗经》这样一些典籍中某些章句已经读不懂了，因此在引用《诗》、《书》时就要加以解释。例如，《国语·周语下》记载，有一次晋国的大夫叔向引用了《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然后解释说：“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馓也。”《孟子》中也多次见到对《尚书》、《诗经》中词句的解释。如《孟子·滕文公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孟子·离娄上》：“《诗》云：‘天之方斲，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这都是用当时人们能懂的词解释较早的文献中的词句。“沓沓”一词，我们今天看来已经不好懂了，但在战国时期却不是生僻的词。如《荀子·正名》：“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喷然而不类，谑谑然而

沸。”《荀子》中的“谄谄”，就是《孟子》中的“沓沓”，是“多言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一些方言词语也需要加以解释。如《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战国策·秦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这都是散见于先秦典籍中对词语的解释。这些当然说不上是对词汇的系统的研究，但毕竟是对词汇研究的滥觞。到秦汉之际，出现了《毛诗故训传》、《尔雅》等专著，就是对词汇比较系统的研究了。到汉代，为先秦典籍作注之风大盛，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名家辈出，又出现了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专书，训诂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隋书·经籍志》中，把小学分为“体势（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这种分法，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唐宋元明各代，训诂学都一直在发展，到清代而达到了高峰。关于训诂学发展的历史，在各种训诂学著作中都有介绍，这里就从略了。这里主要谈谈我国古代训诂学有些什么成就。


我国古代训诂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研究

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通常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汉字是意音文字，往往可以借助字形的分析而推知字的本义。本义是词义引申的出发点，掌握了本义，就可以提纲挈领地掌握一个词的多种引申义。所以传统训诂学对词的本义非常重视。《说文解字》就是通过字形分析来讲述字的本义的，许多字的本义由此书而得到保存。后代有不少学者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例如：

·《说文》：“字，乳也。从子在一下。子亦声。”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字，兽曰孳。引申之为抚字，亦引申之为文字。《叙》云：‘字者，言孳乳而寔多也。’”

这就告诉我们，“字”的本义是“生子”。这个意义在古书中不太少见，如《周易·屯卦》：“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山海经·中山经》：“苦山有木，服之不字。”注：“字，生也。”《汉书·严安传》：“六畜遂字。”注：“字，生也。”现在常见的文字的“字”，是引申义。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寔多也。”

《说文》也有把字的本义弄错了的。如《说文》：“元，始也。从一从兀。”商代金文“元”作，象人的头。这是“元”的本义。这个本义在古书中有所反映，而且有古注加以说明。如《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赵岐注：“元，首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面如生。”杜预注：“元，首也。”而《说文》所说的“元，始也”，应该是“元”的引申义。

关于词义的引申，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尽管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很显然，他是在寻找“大象”的“象”和意象的“象”之间词义上的联系。在古代的注疏中，虽然没有用“引申”这一术语，但实际上是在谈引申的问题。例如：

《诗经·豳风·狼跋》：“德音不瑕。”毛传：“瑕，过也。”孔疏：“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犹人之有过，故以瑕为过。”

《左传·宣公十二年》：“观衅而动。”服注：“间也。”杜注：“罪也。”孔疏：“衅是间隙之名。……既有间隙，故为得罪也。”

《孟子·梁惠王上》：“将以衅钟。”赵注：“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衅，因以祭之曰衅。”孙疏：“衅钟之衅谓之衅，亦治乱谓之乱之类也。”

到了清代，对于词义引申的研究就更为深入细密。请看段玉裁为《说文》作的两条注：

《说文》：“閒，隙也。”段注：“隙者壁际也。引申之凡有两边有中者皆谓之隙。隙谓之閒，閒者，门开则中为际。凡罅缝皆曰閒，其谓有两有中一也。《考工记》说钟铉与铉之閒曰铉閒，簞与簞、鼓与鼓、钲与钲之閒曰簞閒、鼓閒、钲閒。病与瘳之閒曰病閒，语之小止曰言之閒。閒者稍暇也，故曰閒暇。今人分其音为户闲切，或以闲代之。閒者隙之可寻者也，故曰閒厕，曰閒迭，曰閒隔，曰閒谍。今人分别其音为古莧切。《释话》、《毛传》曰：‘閒，代也。’《释言》曰：‘閒，倪也。’人部曰：‘倪，閒见也。’厂部曰：‘庸，石閒见也。’今音皆去声。凡自其单出言之曰閒。”

《说文》：“副，判也。”段注：“《毛诗·大雅》曰：‘不坼不副。’《曲礼》曰：‘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匡谬正俗》曰：‘副贰之字本为福，从衣畐声。俗呼一裘为一福衣是也。书史借假，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义训剖劈。学者不知有福字，以副贰为正体。《诗》‘不坼不副’，乃以朱点发副字。’按颜说未尽然也。副之则一物成二，因仍谓之副，因之凡分而合者皆谓之副，训诂中如此者致多。流俗语音如付，由一部入三部，故韵书在宥韵。俗语又转入遇韵也。沿袭既久，其义其音遂皆忘其本始。‘福’字虽见于《龟策传》、《东京赋》，然恐此字因‘副’而制耳。郑仲师注《周礼》云：‘贰，副也。’贝部‘贰’下因之。《史记》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汉书》曰：‘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周人言贰，汉人言副，古今语也。岂容废‘副’用‘福’？”

“閒”字条，段玉裁以“閒”的本义“隙也”（应为“门隙”）为纲，贯串了“铉閒”、“病閒”、“言之閒”（今音 jiān，写作“间”）“閒暇”（今音 xián，写作“闲”）以及“閒厕”、“閒迭”、“閒隔”、“閒谍”（今音 jiàn，写作“间”）诸义。“副”字条，段玉裁纠正了颜师古《匡谬正俗》中的说法，指出“副贰”的“副”和“判副”的“副”意义上的联系，以及“副贰”的“副”后来读音的

变化，并认为“福”字是因“副”而制的后起字。这些意见都很精辟。

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全面研究词义的专著。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自叙》中说：“夫叔重万字，发明本训，而转注假借则难言；《尔雅》一经，诠释全《诗》，而转注假借亦终晦。欲显厥旨，贵有专书。”他的书就是在《说文》解释本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字的转注（即引申）和假借义。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朱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全面地解释词义。朱氏突破了许书专讲本义的旧框子，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二）关于同义词的辨析

同义词的辨析，在先秦典籍中就有了。如《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曰寇。”《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左传·襄公四年》：“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谏，咨难为谋。”在传注中就更多。如《诗经·大雅·公刘》：“于橐于囊。”毛传：“小曰橐，大曰囊。”又：“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郑玄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敦化。”王逸注：“近曰离，远曰别。”

在《尔雅》、《说文》等字书中，同义词辨析也很多。如《尔雅·释水》：“大波为澜，小波为沦。”《尔雅·释器》：“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说文》：“臄，牛羊曰肥，豕曰臄。”《说文》：“观，谛视也。”“覘，闚视也。”“驱，马驰也。”“驰，大驱也。”

在同义词的研究方面，古代训诂学家提出了“对文”、“散文”、“浑言（统言）”、“析言”的概念。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尔雅·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邢疏：“此对文尔。散则草亦名华。郑风云：‘陞有荷华’是也。”

《说文》：“官，室也。”段注：“官言其外之围绕，室言其内。析言则殊，统言不别也。”

《说文》：“牙，壮齿也。”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

《说文》：“国，邦也。”段注：“邑部曰，邦，国也。按邦国互训，浑言之也。《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析言之也。”

《说文》：“扇，扉也。”段注：“《月令》：‘乃檣闾扇。’注云：‘用木曰闾，用竹苇曰扇。’按析言如此，浑言则不拘。”

“散文”、“对文”、“浑言”、“析言”不但指出了同义词之间细微的差别，而且注意到了词义在语用中的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同义词”一章中还要讲到。

传统训诂学在同义词研究方面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接触到了古今同义词的问题。如：

《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说文》：“屨，履也。”段注：“晋蔡谟曰：‘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屨。《左传》：“踊贵屨贱。”不言“履贱”。《礼记》：“户外有二屨。”不言“二履”。贾谊曰：“冠虽敝，不以苴履。”亦不言“苴屨”。《诗》曰：“纠纠葛屨，可以履霜。”屨，舄者一物之别名，履者足践之通称。’按蔡说极精。《易》、《诗》、《三礼》、《春秋传》、《孟子》皆言屨，不言履。周

宋诸子、汉人书乃言履。《诗》、《易》凡三‘履’，皆谓践也。然则‘履’本训践，后以为履名，古今语异耳。许以今释古，故云古之履即今之履也。”

《说文》：“堂，殿也。”段注：“殿者击声也。假借为宫殿字。……许以殿释堂者，以今释古也。古曰堂，汉以后曰殿，古上下皆称堂，汉上下皆称殿。至唐以后人臣无有称殿者矣。”

段玉裁的分析，表明清代训诂学家对于词语的古今变化已有了较清楚的概念。

（三）对于音义关系的探求

词是音义结合的产物。词的读音和它的意义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总的来说，音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给某种事物取个什么名称（也就是说，给某个词赋予什么语音形式），在总体上说是任意的。正如荀子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子·正名》）但是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由一个原始词孳生出若干孳生词，在这一组词里，音义却往往是有联系的。这种现象，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很早就有“声训”，如：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就是注意到了“正”和“政”之间音义都有联系。这种声训，在汉人的传注中也颇为常见，都是用来揭示两个同源词之间音义的联系。如《礼记·明堂位》：“天子皋门、雉门。”郑注：“皋之言高也。”这是说明“高”和“皋”的关系。《说文》中也有类似的解释，如“日，实也。”“月，阙也。”又如“麦，芒谷。秋种厚藿（埋），故谓之麦。”这些解释虽然并不正确，但显然都是想说明“日”和“实”、“月”和“阙”、“麦”和“藿”之间的关系。汉

代刘熙《释名》，更是一部集声训之大成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事物得名之由。它虽然“颇伤穿凿”，但毕竟也是在词的音义关系方面的一种探索。

在《说文》以后，训诂学家们往往重视文字的形体，忽视词的读音，而且把“字”和“词”等同起来。清代的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等打破了这种束缚，明确提出了“训诂之旨，本于声音”（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叙》），训诂要形、音、义“三者互相求”。（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对于他们的成就，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词汇和语音的关系》一章中还要详谈，此处从略。

（四）关于虚词的研究

虚词所表示的主要是语法意义，所以对虚词的研究可以归入语法研究的范畴。但虚词毕竟也是整个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从历史发展来看，许多虚词都是从实词转化来的。所以，关于虚词的研究，也可以放到词汇研究中来谈，特别按照我国古代的传统，对虚词的研究属于训诂学范围，这是确定无疑的。

古人对虚词十分重视。因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所以词序和虚词就成了汉语语法的重要手段，正确地了解虚词，对阅读古代的典籍关系很大。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对虚词的研究。

古代把虚词称为“词”。《说文》：“曰，词也。”徐锴注：“凡称词者虚也，语气之助也。”《说文》：“矣，语已词也。”“者，别事词也。”“各，异词也。”“皆，俱词也。”“宁，愿词也。”“曾，词之舒也。”“尔，词之必然也。”这些“词”都是指虚词，《说文》对这些虚词的特点和用法作了简单扼要的说明。

在一些传注中，也谈到了虚词的区别，如：

《公羊传·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公羊传·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公羊传·宣公八年》解释“日中而克葬”的“而”字时，把它和“日下昃乃克葬”的“乃”字比较：

“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

这是对“而”和“乃”两个词很细致的辨析。

此外，《淮南子·说林》：“‘也’之与‘矣’，相去千里。”是对“也”和“矣”作用的区分。再如柳宗元《答杜温夫书》：“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也涉及语气词的用法。但这些都谈得比较简单。

我国古代研究虚词最早的专书，是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此书共六十六个条目，对135个词或固定结构进行了解释，或是分析同一虚词的多种用法，或是比较相近虚词用法的不同，比起以前对虚词的解释，要详细得多了。特别是书中把文言虚词和当时口语中的俗语虚词相比较，这对我们研究宋元时的俗语虚词很有用处。

清代袁仁林《虚字说》对虚词研究的路子大体和《语助》相同，对虚词所表达的“神情声气”描写比较细致。它的一些说法后来为《马氏文通》所继承。《语助》和《虚字说》对虚词的研究主要属于语法研究的范畴，这里不细说。

和词汇研究关系更密切的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王引之在《自序》中说：“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所以他“自九经三传、秦、西汉之书，凡助